

中西互鉴视域下的英国形式主义美学：评《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及其文学创作实践研究》

British Formalist Aesthetics from Chinese-Western Dual Perspectives: A Review of *British Formalist Aesthetics and Its Literary Writing Practice*

马 晔 (Ma Ye) 代显梅 (Dai Xianmei)

内容摘要：英国形式主义美学是20世纪初期的一股美学思潮，它以东西贯通和古今相融为特性，推动并实现欧洲艺术从“再现”到“表现”的转向，催生并推进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高奋教授对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及其文学创作实践做了全面研究，其独特性有三点：首先，它从中西双重审美视野出发，系统研究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及其文学创作实践，具有原创性与开拓性；其次，它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不仅阐明形式主义美学理论的渊源、内涵、方法，而且剖析美学理论在艺术批评、文学创作和传记创作中的运用；最后，它体现了中国诗学在西方文艺研究中的建构作用和中国学者的创新精神。

关键词：英国形式主义美学；中西互鉴；《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及其文学创作实践研究》

作者简介：马晔，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代显梅，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Title: British Formalist Aesthetics from Chinese-Western Dual Perspectives: A Review of *British Formalist Aesthetics and Its Literary Writing Practice*

Abstract: British formalist aesthetics was an aesthetic tre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East and West and the blending of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promoting and realizing the turning from “representation” to “expression” in European art, and inspiring and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st literature. Professor Gao Fen has made a systematic study of British formalist aesthetics and its literary writing practic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it is an original and pioneering monograph that systematically studies British formalist aesthetics and its literary writing practice from the dual aesthetic perspectives of China and the West; secondly, it combines theory with practice, not only elucidating the origins, connotations and methods of

formalist aesthetic theories, but also analyzing the application of aesthetic theories in art criticism, literary writing, and biographical writing; finally, it reflects 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Chinese poetics in Western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 innovative spirit of a Chinese scholar.

Keywords: british formalist aesthetics; Chinese-Western dual perspectives; *British Formalist Aesthetics and Its Literary Writing Practice*

Author: Ma Ye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modernism (Email: ymliter@yeah.net). Dai Xianmei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specializing in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daixianmei@ruc.edu.cn).

英国形式主义美学是20世纪初期兴起并盛行于英国文艺界的一股美学思潮，其理论创立者是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Roger Fry）和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其文学创作实践者是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传记家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它有力地推动了欧洲艺术从“再现”至“表现”的转向（高奋4）¹，催生并推进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在《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及其文学创作实践研究》（*British Formalist Aesthetics and Its Literary Writing Practice*, 2021）一书中，作者高奋敏锐捕捉到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和接受，从中西互鉴的双重视野出发，系统性地探讨了英国形式主义美学的渊源、内涵、实践与价值，体现和阐发了中国学者的独特视野和原创观点。

这是一部在中西双重审美视野中对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及其文学创作实践进行整体考察的学术专著。它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四位重要美学家和作家的理念与创作置于西方“形式”概念史与英国近代美学史的大背景中，探讨其对西方美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又以中国诗学范畴言志说、意境说、形神说、情景说等进行观照，深入阐明其思想、方法与价值，旨在揭示英国形式主义美学的深刻性和重要性，以及对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深远影响。全书共五章，第一章追溯和阐明英国形式主义美学的思想基础，第二、三两章分别梳理、概括和分析弗莱、贝尔的形式主义美学理论，第四、五两章则分别探讨伍尔夫、斯特拉奇的形式主义创作实践。

第一章将视野拉至西方美学的源头，追溯自古希腊以来的“形式”概念演变和西方传统美学，为之后的英国形式主义美学研究夯实了基础。它梳理了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形式”、柏拉图的“理式”、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到19世纪唯美主义的“形式”概念史，指出西方“形式”概念体

1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高奋：《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及其文学创作实践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下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现了“对本原的揭示”（60），而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则展现了对传统形式概念的“继承、突破和推进”（49）。它概述了17-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美学、维多利亚时期美学和唯美主义美学，指出：在方法论上，英国美学家“经历了从经验归纳法到有机整体性的发展历程”；在美学观点上，他们“从创作主体、社会功用和内在形式三个方面拓展对‘美’的认识”（103）。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在理论内涵和方法论上均体现了对英国近代美学理论的“继承”和“拓展”（49）。

第二章从弗莱其人其思想、实践美学、情感说、形式说和艺术批评五个方面阐明弗莱的形式主义美学。它指出弗莱作为一名博采众长的学者，在科学与艺术，艺术实践与艺术批评，艺术批评与美学，美学与其他学科等四个维度实现了融会贯通，为其形式主义美学奠定了基础。弗莱的形式主义美学是“一种纯粹的实践美学”（113），其基点是审美体验，具备归纳性、审美性与生命性特征。弗莱提出“艺术是情感的交流，以情感为目的”的“情感说”（122），以此推动欧洲艺术趣味从“再现”到“表现”的转向。他的“形式说”有三重内涵：“表现统一性和意蕴统一性”，“有意味和有表现力的形式”，以及“诗意狂喜与造型结构的完美统一”，与刘勰的“神与物游”（162）具有共通性。他的艺术批评不同于欧洲传统的文学性、道德性或印象式批评，具有“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162）的特点，“倡导用批评家之心领悟作品（作家）的心意”，以“获得生命体验的共鸣和洞见”，揭示艺术作品中的“生命真谛”（182）。

第三章从贝尔其人其思想、视觉艺术本质、形式理论和艺术批评四个方面论析了贝尔的形式主义美学。它指出贝尔良好的教育背景，对艺术的兴趣，以及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浸染，促成了他的形式主义美学理论。贝尔提出视觉艺术的本质是“有意味的形式”（188），其艺术宗旨是“创造形式与表现审美情感”（189），其形而上学目标是“表现终极现实”（195），具有精神性、历史性和伦理性特征。贝尔的形式理论从学理上论析了欧洲绘画从“再现”到“表现”的重大转向的本质和方法，与中国北宋文人画从“写实”走向“写意”具有一定的相通性（200），如“有意味的形式”/“画意不画形”（205）的创作宗旨，“物与心交”/“身与竹化”（208）的构思模式等。贝尔以“有意味的形式”为标准，重新考察西方艺术史，其先锋性、颠覆性的艺术批评唤起了学界与公众对艺术本质的再思考。

第四章聚焦伍尔夫在弗莱和贝尔影响下所构建的“生命创作说”和“情感形式说”（238），着重分析其形式美学思想在《雅各的房间》《达洛维夫人》和《伦敦风景》中的体现。与弗莱和贝尔的形式主义美学建构路径一样，伍尔夫的小说理论同样体现出从批判模仿论到推崇情感说的走向。她批判物质主义小说和精神主义小说，在领悟英、俄、法、古希腊等多国经典的

背景下，提出“小说是记录人的生命的艺术”的文学本质说和“形式是情感关系的构成和情感关系的表现”（261）的形式说，开创了全新的现代主义小说形式。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伍尔夫以“笔筒意远”模式表现了《雅各的房间》的“生命精神”（261），以“有意味的形式”表现了《达洛维夫人》的“伦理选择”中隐含的中国道家思想（275），以“情景交融”表现了伦敦随笔中的“物境”、“情境”和“意境”（297）。

第五章探讨斯特拉奇在形式主义美学影响下提出的“传记生命说”和“简约形式说”（307），解析其形式观在《维多利亚名人传》和《维多利亚女王传》中的体现，并讨论其“新传记”对当代“传记小说”的影响（335）。与弗莱、贝尔和伍尔夫的观点相通，斯特拉奇认为传记旨在表现人的生命，以体验其自身为目的，传记的形式具有“简约性”、“精神自由”和“历史与生命的交融性”（312）三大特性。他用“有意味的形式”（313）表现《维多利亚名人传》中的伦理选择和人性品德，用“形神合一”（327）表现《维多利亚女王传》中的女王风范和人格品性。他的“新传记”以“创作理念的生命性”与“创作形式的艺术化”（335）实现了对传统传记的突破，拓宽了当代传记小说的创作之路。

《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及其文学创作实践研究》从西方美学、哲学、文学、艺术、中国传统诗学等多元视角审视英国现代文论和艺术，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底蕴和良好的整体观照能力。它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33）的立场，阐发了中国学者的独到见解，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它从中西双重审美视野出发，系统研究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及其文学创作实践，具有原创性与开拓性。它将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及其文学创作实践置于西方美学史和西方文艺史的长河中，细致梳理其思想渊源，考察各时期、各流派间的复杂关系，阐明弗莱和贝尔等人对西方传统的继承性与创新性。同时以中国诗学为镜，用基于审美感悟的中国诗学范畴情志说、情景说、形神说、意境说、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照亮同样基于审美感悟的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及其文学创作实践，阐明其渊源、方法、路径、内涵和价值。

其次，它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不仅阐明形式主义美学理论的渊源、内涵、方法，而且剖析美学理论在艺术批评、文学创作和传记创作中的运用。它一方面通过整体观照和梳理分析，系统而深入地论析了弗莱的情感说、形式说和贝尔的视觉艺术理论、形式理论，充分阐明其内涵和价值。它另一方面又从理论家和作家的生平经历、艺术批评、文学批评、文学创作等多方面入手，对繁杂的材料进行了充分整合，由表及里地阐明了弗莱和贝尔的艺术批评，伍尔夫的小说创作和斯特拉奇的传记创作对形式主义美学的实践。

最后，它体现了中国诗学在西方文艺研究中的建构作用和中国学者的创新精神。该书基于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和文学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吸收，尝

试用中国传统诗学范畴深入阐明其创新价值，比如：以中国诗学“情志”范畴为参照，揭示弗莱“情感说”的内涵与价值；以中国诗学“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为参照，阐明弗莱艺术批评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生命取向；用中国北宋文人画理论的“写意”转向与贝尔形式理论的“表现”转向的对比来阐明两者在破旧立新方面的异同；以中国老庄之“道”为参照，剖析伍尔夫《达洛维夫人》的伦理观；用中国诗学的“形神合一”说解读斯特拉奇《维多利亚女王传》中形式和意蕴的融合等。这些研究例证从中西文化两端切入，通过比照和互鉴加深了我们对西方文论和文学的领悟。它旨在为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外国文艺研究开辟路径，无疑是中国诗学“走出去”的一次有益尝试。正如陈众议所说，“外国文学学者应着眼于当今世界历史新格局，立志高远，为推进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刘白 谢敏敏 233）。该书正体现了这样的开拓和创新精神。

Works Cited

高奋：《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及其文学创作实践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

[Gao Fen. *British Formalist Aesthetics and Its Literary Writing Practice*. Hangzhou: Zhejiang UP, 2021.]

刘白、谢敏敏：“新中国70年外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五届双年会综述”，《外国文学评论》4（2019），232-236。

[Liu Bai and Xie Minmin. “70 Years of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in New China: Review of the 15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Foreign Literature Association.”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 (2019): 232-36.]